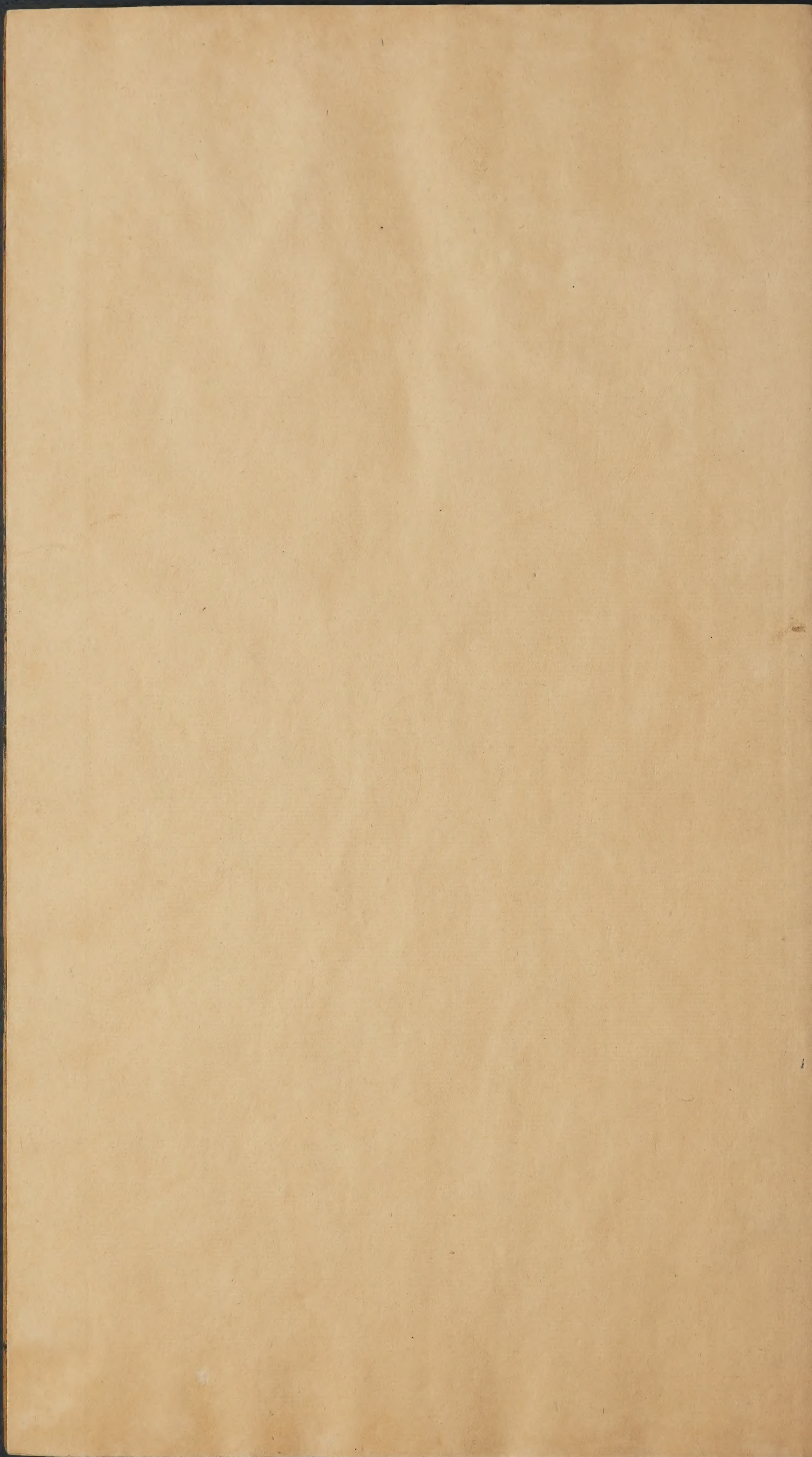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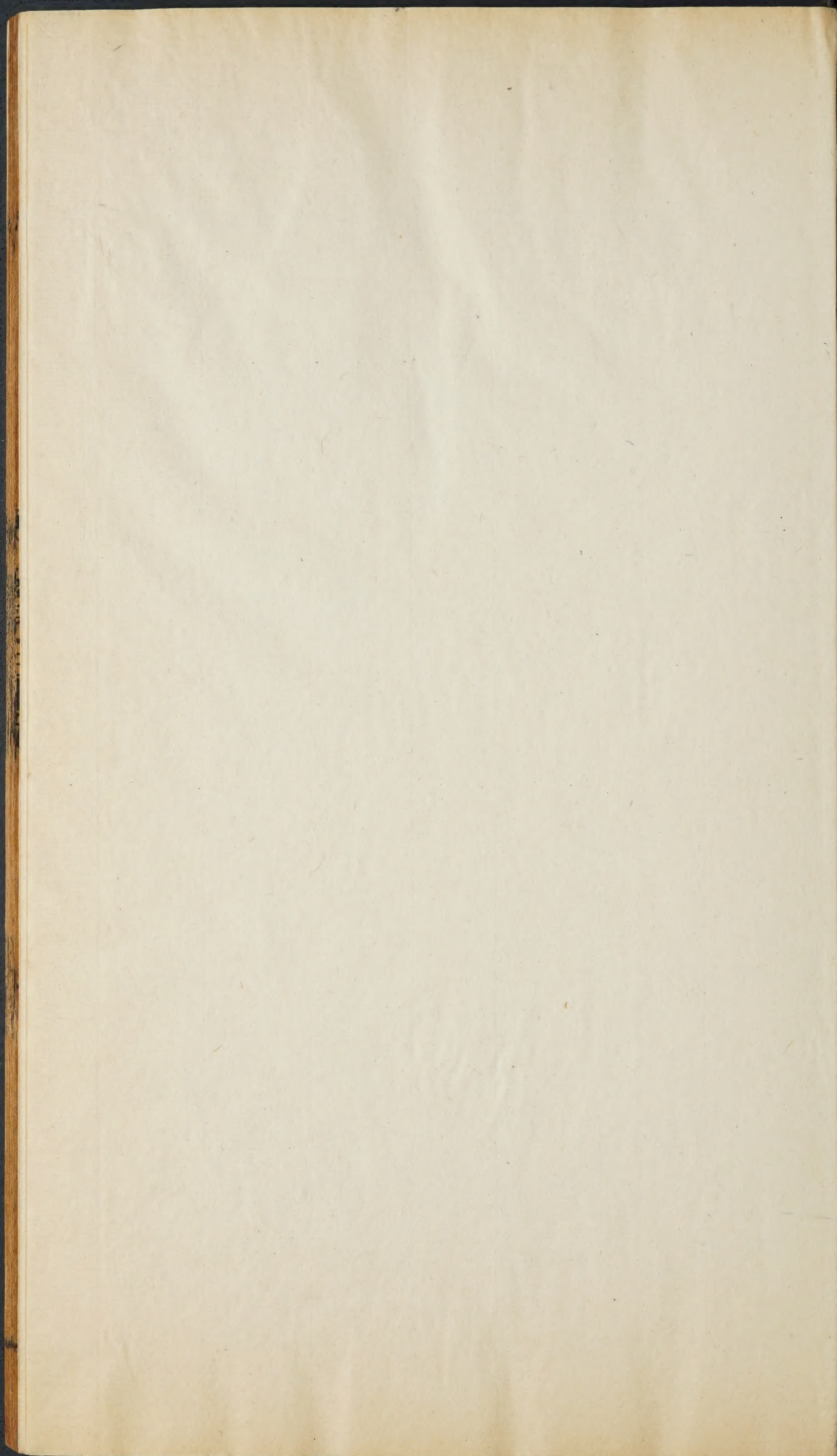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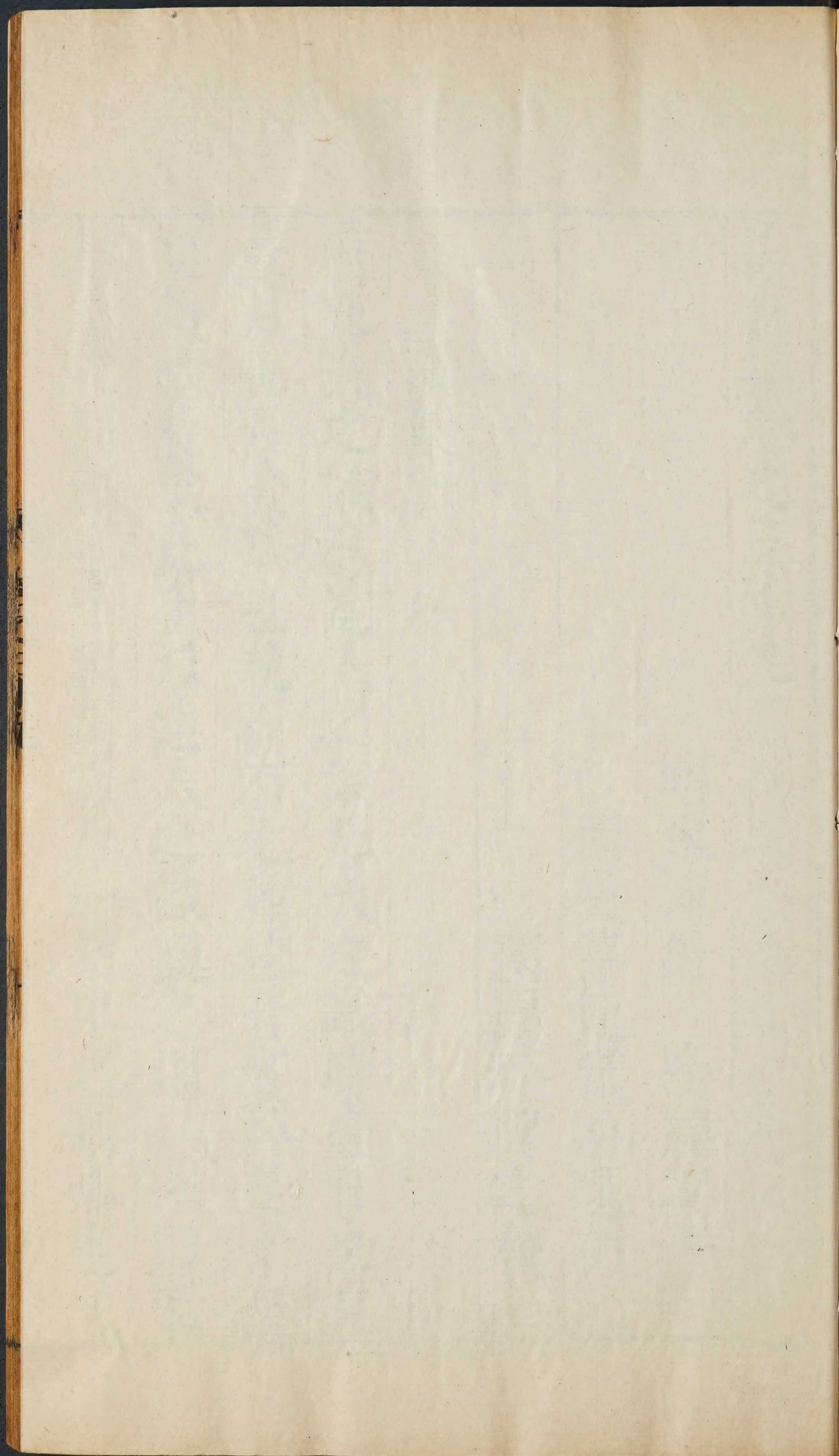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三十九

明東海屠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玢聘之校

廣陵語

有凡夫之識有達人之識凡夫之識時疊日也日疊月也月疊歲也執而有之種種皆實於是乎憂愁煩惱皆從此生以達人之識觀之則一刦乃萬刧中之剎那也千秋萬歲乃一刧中之剎那也又

况生人之百年乎凡夫流浪盪于其中譬如虱之處褌蛆之在糞溷溷擾擾而不自知余嘗泊舟廣陵蚤起靜坐東方未明人聲冗冗跟蹌奔迫至暮乃罷明旦復然靜而觀之竟不知其所吐何語所忙何事日復日歲復歲一朝長寢蕩爲飛煙化爲冷風潛銷暗滅迭去迭處豈惟庸愚負販即世所稱英雄豪傑亦未免推盪於其中蝸名蠅利所得幾何萬刼千生曾無解脱乘業力而遷流隨情識而轉化亦可哀矣彼爲陰陽之所推盪溷擾茫不

自覺稍靜觀默察一覷而破此大哀亦大可笑也
即憂勞力競規其所難圖而營其所無益何爲哉
上焉者悟無生之理涉不死之庭永脫遷流直超
三界乃若寡慾淸身任眞推分逍遙以娛生聽命
以待盡則其次也舍此皆火宅矣

曇師遺言

世人見人學道則曰某昔也好色某昔也好貨某昔也剛暴如道何不知有過之人回頭勇猛舊業一掃而空郎無大過而悠悠忽忽多所顧戀終身去道遠矣蓮華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之謂也　曇師曰一念精進業化爲因一念退悔緣化爲業火坑蓮臺倏忽一轉念時故須陀洹與六道衆生有地位而無堦級　曇師曰大凡道以希夷入者正以詭祕入者邪以功行教者實

以光景教者虛又曰道從精嚴以入自然敬德之
至也本撥而稱圓通非吾所謂自然也又曰氣無
時而不運何必我運息無時而不調何必我調常
清常淨與天地合其氣矣常恬常愉與四時合其
息矣世乃有閉息逆氣以自速其死死則墮餓鬼
道矣又曰目者心之宅夢者心之游君子觀心於
目驗心於夢是故貴存神返視又曰吾師所授道
乃盡在儒書中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毋耳又曰
夫道不在多言但請十二時中點檢身心過失又

曰夫一二三五身中備具大人踐形惟肖舍而求之男女賄道也求之藥石倖福也又曰天堂地獄非天造地設皆因隨氣成氣隨想結者耳又曰壯哉氣之爲用是司命君所不能奪乎也彼不善人而久於壽者氣王故也不善人死而復爲神者其游氣未散也游氣一散則復入鬼錄耳夫氣不勝理乘六氣以游無窮者乘理也師之遺言居然經也是眞靈所發也

鄺子元

鹿園居士灼艾集記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聞眞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

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
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或
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
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
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內
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
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
失老僧說三時妄想亦只是因子元思想官爵功
名底病用藥其實人妄想多端並須除去大慧禪

師云得息心且息心已過去底事或善或惡或逆或順都莫思量現在事得省便省一刀兩段不要遲疑未來事自然不相續矣釋迦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釋道欽

釋道欽與劉宴譚禪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太清

弢光氏晚坐見纖雲斷空太清朗揭歎曰人心得如是乎何論道矣雲霧障天過而復朗太清也事物經心去而不留亦太清也

好道

滇涬子好道絕嗜寡慾守戒奉齋有年或曰夫跨鶴清都驂鸞紫府齊日月而比壽凌倒影而消搖口餐太和耳聞天樂金牕繡戶琱輿玉床者此得道之上樂也貴有珪組富積金錢花竹平於高臺鳧鴈滿乎曲池美酒盈觴粉黛成行歌舞如雲火炬如月者此浮生之至驩也道具往因僊有宿骨以蜉蝣之質慕龜鶴之年以穢濁之姿希沖舉之事難矣固不如退而享有限之樂任必至之期春

花未殘巳問秋月夜燕甫罷蛩理晨遊古人云人
生行樂耳又云今我不樂歲月其馳何苦棄爾嗜
好屏爾繁華蕭然凄冷兀然孤寂草衣木食灰志
枯形舍分内可致之福而求分外不可必之榮竊
恐世味既捐僊都竟遠不將兩失之乎秦皇漢武
作鑒甚明願吾子之無惑也滇滓子曰麐鳳龜龍
虫之靈也僊佛神聖人之靈也積穢而沉溺修真
而登遐理之常也人患無志子安知吾之無宿緣
乎倘往因巳具則今日之圓滿現證何疑如宿本

未湊則及今之脩持後緣已種立志誓以必成即
不成亦藉以寡過彼區區崇酒大胾蛾眉靡曼何
足戀乎昔秦漢之君以穢濁而慕清虛今吾慕清
虛而去穢濁其所繇殆與二君遠矣子懼兩失實
竊不然夫使不好此道即人世之慾樂亦不必湊
嗜也

徐長孺

雲間徐長孺詒余書略云公但仔細覷捕看屠長卿畢竟在何處祇今屙屎放溺現宰官現居士昭昭靈靈喚着便應應底莫非不是屠長卿麼莫非就是屠長卿麼離却此數種討屠長卿是謂撥波求水即此數種討屠長卿是謂認賊作子余謂長孺此等見解正矣第其言引而不發藏頭尾隱機關明者聞言自悟昧者相向茫然余故略闡明之長孺所謂屠長卿非假屠長卿乃眞屠長卿也上指

數種乃是識神若認此數種卽是屠長卿則是以
識神爲性靈故云認賊作子然此個識神一回頭
醒悟便是性靈初非二物若離此數種討屠長卿
何處更有屠長卿在故云撥波求水長孺之意盖
提撕余轉識爲知轉煩惱爲菩提從假得眞眞不
離假在迷悟之間耳

列子

列子曰𪓰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𪓰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栖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羊肝化爲地皐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鷂之爲鸇鸇之爲

布穀布穀久復爲鴿也燕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
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
魚卵之爲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
視而生曰鶂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
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夫昆
虫變化尚有然者何況人爲最靈具五常備三寶
乃不能蛻骨化形超凡入聖耶余謂昆虫蠢然者
其變化無常乃爲造物之所推盪而不能自主正
隨業逐緣流轉不已人能修道則秉理御氣主張

乎造物而不爲造物之所主張神變化而遊無窮

豈列子之所謂哉盖亟以氣化化之權在造物人

以理化化之權在我

列子稱榮啓期處常得終爲無憂林類死期將至

爲可樂又云睪宰墳鬲則息矣以死人爲歸人生

人爲行人此可謂達生死未可謂了生死也悟有

生之必有死而樂天委命符到卽行固已洒然然

必盡性至命眞元不壞而後可以握造化之樞順

去來之運不然而資糧未備何以自主生固浮游

死歸輪轉雖曰樂死不怖亦終屬勉強推理自寬者耳

按列子尹氏之役夫晝則爲役夫夜則夢爲國君尹氏晝則爲富人夜則夢爲僕吾不知國君富人苦耶僕役樂也晝夢耶夜寐耶其尤異者西極之南隅古莽之國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夫人從迷得妄從妄得生故四肢百骸者妄形也見聞想識者妄情也榮辱得失者妄緣也哀樂怨親者妄結也起

住[illegible]而無常虛幻而不實百年擾擾何者非夢寧獨夜夢為夢哉聖人以八照破迷以真除妄夫是之謂大覺也

讀書

裴相國休以詩贈黃蘗禪師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黃蘗不顧曰若形于紙筆何有吾宗休問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升于虛空其中照耀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卽乖大慧禪

師曰士大夫讀書多無明多讀書少無明少官大人我大官小人我小劉赤脚先生曰修行人不在記念千經萬論只要煉心只要觸慾無事如枯木石頭相似動靜境上識得自己始得饒你念得千經萬論多智多解若不煉心遇逆順境忽然心變觸慾動靜當他不過不曾向自己心性上下工夫只是隨人脚根轉只向古人言句上做活計心隨境動境逐心生說時覺悟對境還迷假如解得千經萬論又於言句上甚有所悟正是一點螢光有

多少明處若是自巳本性上悟得底如百千日月放大光明宇宙乾坤無不照徹杜鴻漸謂無住禪師曰弟子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云何是佛法
白玉蟾曰當初錯用了工須先學天後學識字嗟嗟文人才子夙有慧業包羅萬古剔抉三才而悟性了道顧不如椎魯質木終日無言之夫多記則損智多言則損神及至無常一字都用不着南華先生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含光守中學道者所

當猛省也

答張文學成叔書

僕始以成叔文人之雄爾頃奉手教字字喫緊成叔蓋是嘗實留心一段大事因緣者伏讀悚異既承明問敢不悉心以復成叔之言曰或垂踵於萬仞之崖下臨百丈之溪不震動不羅刹江船風濤傾覆不改常不戰場鬼火餓虎夜叉不恐怖不暴疾垂絕妻子環泣不眷戀不國威嚴重身蒙大戮不痛楚不家遭大疫骨肉俱盡不失意不大權去巳客散家貧不無聊不大俠名高揮金拯溺不德

色不凡此數者撼頓急猝動心奪氣莫此為大辟絕英雄精神氣魄彈壓一世卒然而當此境未必能了何況後生小夫本無識鍊徒好奇負氣平居抵掌揚眉揮斥睥睨一旦臨變五色無主何能屹然不動謝安石與諸公汎海風波大作諸公震駭而謝傅談笑自若夏侯玄遇疾雷破柱作書不輟臨刑東市顏色不變此由宿根天性非必有大涵養足了生死觀太傅屐齒之折知其此中未能纖毫不動一有足動便不了事崔浩自比子房國書

之變服栗聲嘶昌黎登華山而慟哭魏公敗好水
而繞牀子瞻下獄雞鹿徬徨歐陽遷謫意態立見
英雄如此不動難哉了此其惟至人乎釋迦世尊
身被割裂漠然浮雲伯昏瞀人登高臨深形如飛
鳥神禹視龍猶蝘蜓王長視猶家畜此眞不動心
心了生死者也老子曰吾之大患爲吾有身及吾
無身吾有何患此欛柄也葢人有假我有眞我血
肉形骸四大假合遠則百年近則旦暮暫合則形
骸忽散則灰土譬之逆旅傳舍假我也一點靈光

萬劫不壞此眞我也維執著形骸認假我爲眞我
假我而外之長物悉認爲我於是愛戀恐怖生焉
至人覰破假合總屬無常外百年偶聚之身而修
萬劫不壞之體於是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
神以養虛靈光完足透徹璿璣形骸而在也則形
爲神宅神爲形主具一人之身形骸而散也則假
我雖壞眞我無恙具千百億之身靈光無形而形
無體而體浸之不溺焚之不焦箠之不楚斫之不
傷索之無痕摶之不得任天下事變撼頓促急其

奈我何至人之所爲不動心了生死以此雖有英雄豪傑以識勝之以力鎮之卽能不動終非了義釋迦體被割裂殆盡旋卽如故王子年身首異處倏焉無恙何以故眞我不壞也所謂了也今夫虎狼食人不食嬰兒醉者墜於車而不傷嬰兒醉者混沌無知恐怖不入其心故物莫能害也人必心先受傷而後形從之矣嬰兒全於天醉者全於酒而況至人離垢絕塵屏識去智希夷溟涬與道合眞死生利害不入其府憂樂喜懼不滑其和西昇

經云神能飛形形神能飛形則不知形之爲神不知神之爲形形形神俱妙即遇水火刀兵割水吹光也震撼擊撞空花泡影也心不受傷形何傷之有老氏所謂無身非無身也形與神妙合完真我而忘假我故云無身也無身何患也壯夫烈士激於一時之意氣發乎一念之精誠便能蹈白刃而不懾赴鼎鑊而如飴而況至人之與道合真者耶何也太極爲主則陰陽不能侵刀兵水火死生利害皆屬陰陽者也壯夫烈士一念精誠一念太極也至

人渾淪合道渾淪太極也即有久暫淺深均非陰
陽所能侵也從古忠孝義烈生平不聞修大道了
生死而臨難授命遂爲天神蓋即此臨時精誠即
了也平居修道設或臨難慮怯即此慮怯即不了
也佛氏貴臨終時之一心不亂以此也成叔高朗
勁峭道門偉器也請從此校勘四大之爲假也靈
明之爲眞也校破此關則情塵忘情塵忘則性見
性見則形骸化何事不了嗟嗟是無始以來人人
本有者也本有而不還則歷劫多生之欲蓋之也

徹蓋悟眞成叔力諸且無問大事了不了也力徹
力悟還君了時急而求了卽此求了之心卽不了
也

虞長孺

餘杭虞長孺天姿絕異朗潔澄湛德器夙成再來人也居山中調御時有殊勝光景余心慕之歲乙酉與余晤于清源舟中時余鄉余君房亦在余問長孺曰聞君山居聖賢從空中每爲指導有諸長孺曰以生平信向誠切有之不爲奇人習靜稍久滓穢漸去靈光漸現卽空中遇聖賢知千里外事皆常境不足爲怪然遽謂了道未也又問聖賢常爲足下言不肖道念不精進有諸長孺未荅君房

日子自以爲邇來修持精進否余曰余烏能知曰從塵溷中回光返照雖曰回光必有時不回雖曰返照必有時不照是余之大懼也然余近被非常詬辱了無瞋恚不近于超脫乎長孺曰非謂汝不超謂汝不持戒也戒乃生定定乃生慧夫超脫者慧也不戒而定徑自生慧無是理也且超脫者了道地位也不戒何能了道不了道而遇境能不動心止名排遣不名超脫余矍然曰敬聞命昔陶通明玄理大徹猶詣阿育王受五大戒不肯行往矣

君房曰今夕卽受戒何云行狌長孺曰受戒有大
威儀焉譚何草𥁞

夙緣語品句草典

右錄已今夕明愛溪向上在行爸長齋日愛溪亦大

答虞長孺

虞長孺詒余書曰往從岡伯所受 曇師批點淨名經其言性竅甚諦今喩君指授不爾將無謬邪行之羊角風旋而眩謂之庚氣雲雨行亦可謂之百脉沸馳亦可不孝欲且置之待命庚寅年矣曇師之讖曰飄舉峨眉嵩名占第一班戲舞瓊瑤宮朝禮 玉帝前百年後承恩歸宗極樂天今時且不信直至庚寅年余以書偪之曰愚意金先生衡岳之遇其爲異人無疑所授道訣一以大忌爲

主夫以我主人翁作欛柄而盡遣一切至於大忘
神氣相見靈明漸開此與金仙眞空之旨何異今
人行之而作衡作眩此此繇數照之二字失也夫數
忘數照意識爲馳所行之氣乃是狂氣不是眞氣
從此結冊名爲幻冊不是大冊無論今日衡眩即
後來將何結局乎僕所授聶師大道實鍾呂相傳
嫡派而金先生亦悉以所聞衡岳王薛兩眞人口
訣相示信受奉行斷可了大事第今日僕尚在凡
夫境界此未可以口舌爭也我丈再來人至心向

道何處不了所言壹意皈依　曇師待庚寅年論
定而後從事良是大正知見今日且依禪定忘機
息念塵淨鏡明行之自無患矣見令弟勤苦可念
幸以僕此語與之相印正何如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月不至乃赴汪司馬白岳之招逼除始返里社歸而親友過從此讌笑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理淨業海上去歲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饑饉仳離野人無力拯此大眚徒扼腕雪涕而已玉函雲笈考仙眞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蕩寇靖難上安社稷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沙八百之讖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潦山徙海溢蛟

螭爲虐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
道身當龍沙僕請北面膝行而走下風矣方今嫗
姸不辯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熊耳
方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獨專在蛟螭負蟻蠓之
智寶蜉蝣之期者無論卽有抗志人外棲神環中
而心非精堅道非醇白功分於築室志專於多岐
此土易淪彼岸尚遠求其器嚴客深沉雄猛專一立
竿見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僕二六時
中不無出入不無起伏而回光返照未敢暫忘人

緣稍謝輒做蒲團靜功頃頗覺神氣相見漸有交媾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希夷除此之外都無是處何時與足下互相印可開之散朗道器卓然借高邁之趣多精嚴之實少足下幸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聶仙翁便布此訊不悉願言

與趙汝師太史

隆亡所知識嘗沈吟繙閱靈人化書悉謂大道不出方寸靈明太上所云虛極靜篤盡之矣而虛極靜篤不全在掩關習靜中得來掩關習靜萬緣屏息方寸憺如便自以為虛靜不如遇物觸景能保其不動如故不譬之操舟者必浮江海必遇風濤然後乃信其善操舟不浮江海不遇風濤卽云我習水稱舟師不足信也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不聞其異境之殺心而盡屏之去也坐圜

先生掩關十年自許業空一切纔出關時爲友人
所撩撥勝心旋發十年何爲禪家以事鍊心不敢
禪定以此且心隨境轉了無定主者常見也盡屛
一切兀坐苦空者斷見也神明内宅觸境不動境
去輒空常應常靜喧寂惟一乃名如如關尹子有
言不惟無思無爲者名爲無我雖有思有爲者不
害其爲無我火終日躁動而未嘗有我又云古之
聖人不去天地去識今夫害我之靈明者情識也
非天地也妨我之靜虛者亦情識也非境也公患

不能為火爾今公惡緣境之為害而思遁于空谷
自以為息機養形非也則是不去識而去天地也
有是理哉試觀喧寂動靜之旨則知息機蓋不在
掩關也味戶樞流水之言則養形蓋不在習靜也
公胡不姑以其身置之境上令煩囂溷雜鞅掌紛
拏之物種種在前果能不染不又令可喜可怒可
驚可懼之事種種經心果能不動不能之又何急
于離境若尚未也又何貴急于離境不如且以世
間萬緣飽嘗習察磨鍊其心以一切智易一切識

以一切心平一切境總之本無一切亦是假名從此修習漸熟漸輕靈光漸露大藥漸生向後掩關未晚也今天下之望歸于明公必婆娑可立致大位而爲其所欲爲三千八百古人所急在清徽之上尚降而爲之公業操在手而目擲之何也古之君子患不逢時功名不立今天下以明公爲景星卿雲而君相虛己以求明公甚力不可謂不逢時矣出處大節士君子所重如其秋毫有碍棄三事直灰塵爾今公之遺秋毫無碍何急而爲掩關之

計也豈以間者細人微語芥蔕邪若然則公之方
寸若風中之燭浪中之漚雖掩關百年何益

與田叔

古人云境殺心則凡心殺境則仙又曰靜處煉氣閙處煉神靜處做好不如閙處做更好心要養得虛靜直是死灰任他翻天覆地打動不得至塵閙喧擾事物匆忙中尤須回光内照還認得個眞我莫遂逐了這事物去事物衝過一翻則心地平穩一翻平居安閒無事陶養心性正在境上校勘果然如何來諭云一遇不順無明頓生如此是足下工夫淺也又向在靜中修習事物上校勘少也一

夫橫語便分出是非生出煩惱假令萬境紛沓橫
衝直撞如何試得過去即此心地何由得到虛靜
葢靜中之靜不是靜處動而不失安閒乃爲眞靜
禪家修止觀覺妄心才動便宜止住止而不住則
用吾之見解照破之止觀雖非二事實有此二義
即如橫語入耳惱怒心生便急止住一時止他不
住須理會楚漢曹劉不過一塲閑氣此悠悠之徒
所關係有何大事而以區區動我心地怒之亂性
勝之不武著甚要緊一過淸涼矣不肖鈍根淺器

吾心此道人間世毀譽利害震撼擊撞寵辱是非
風波起伏猥細煩勞殆已嘗盡每在助勦之中時
時照管時時磨鍊常調此心近頗覺得力物在不
亂物去卽淸是僕之得力在鬧處不在靜處也非
敢謂遂已逃道顧旣與足下辱在同心不敢不以
愚見質之高明且願有請也司馬公不以學道聞
然自今追考其平生實類有道故僕作私謚議々之
及此語不審足下以爲何如敬美自秦中還著關
洛記遊屬不肖爲之敘奉去一册近以履畝之役

久出郊外稍得覽憩境內山水招提以此爲適每見江鷗野麏興發林樾想終是此中人念田叔林君如望空際

答汪文學

麐川先生足下夫走煩囂者思空虛逃空虛者思跫然物情故爾僕涉世未久所當通都孔道簿書錢刀之事外損筋骨内耗元神計其所遭大非其平生所習譬如野鶴爲人家雞雖羽翮摧頽風雲氣在天性寬仁不幸有擅行爲萬物所歸又以雕虫末技竊海内虛聲而伎倆眉宇不甚駭人以故遊道日廣酬應日煩無信陵之賢而有鄭莊之累種種起滅種種去來野馬空花總屬幻妄當其未

盡厭倦可言譬如赤日暍夫煩歊鬱攸每思陰山寒雲峨眉積雪夫道亦何負於人哉解煩去鬱平情散懷凡夫得之以出苦海凝神抱虛黜聰益慧至人得之以結聖果夫道亦何負於人哉譬如群飲於河小大充量矣下士聞道則大笑非故笑之坐於其所不知也蝶也嗜香蠅也嗜臭性之所近眞不可强蛆之日處於糞也自彼視之亦何異於旃檀蓮華者哉故處五濁之中而譚淸虛之道則蛆也鳳安雲霄蛆安厠溷習乃安焉故鳳亦笑蛆

蛆亦矣夙其所由來久矣僕於大道未窺一班而
禀性踈訒踈朗之與清虚頗爲近之不幸身在垢
溷解脫無由譬之糞蛆雖未離糞然已覺矣無論
迷覺矣而不力猶迷也無論穢潔矣而不盡猶穢
也宿根難拔結習難除内境難清外緣難簡鈍根
之人易行而難解利根之人易解而難行凡庸闒
茸者多爲俗所牽聰明特達者多爲智所鬬總之
敝形耗神都失本來面目學如牛毛成如麟角何
怪哉足下聰明男子博聞強記伏讀來札纚纚百

千言富矣其於此道似有解矣燭物明理我輩不
難而難於含光塞兊以還清虛自古不乏高明之
士而多以其精神見解用之功業文章而止即功
垂天壤文掞河漢其於性命曾何損益毫毛是僕
之所大懼也足下勉之矣道戒饒舌僕已矣何言

與彭欽之徐孟孺郁孟野書

承三三知巳遠抵虎林遂傾雲水之歡兼訂烟霞之約匆匆別去惻愴何勝別時奪於他冗尚未盡衷言我輩貧窮艱苦有大好消息所缺乏之者刧世臭穢無常之物所受用者大道淸虛不壞之真直到結果時始知　皇天所以物物裁抑我事事折磨我政以淘洗鎔鍊去我習氣堅我道心而成就其大事因緣也成就大事因緣已了回看浮世所缺乏臭穢何止一毛髮微塵至於富貴貪鄙之徒

身被文繡口饜醲鮮粉黛塞房僮奴列屋入縱婬侈出嚇街衢而猶然張機設穽妒人害物計彼軒眉昂首遠不過數十年一朝眼光落地驢胎馬腹隨業識而牽去不能自主迷人徃徃如此當其氣盈意得安望回頭及其零落哀殘追悔晚矣彼以石火榮華而墮萬刦惡業此以片餉窮苦而享無窮道腴達者當定不以彼易此夫道人患貧貧非所患也若富貴易於成道則道宜只在五侯之家子房海蟾將相而神仙千秋萬歲不過數人而雲

水野客單瓢隻履饑寒毒腸風霜砭骨幸成大道神超形越者何可勝紀繇斯以觀貧賤何妨成道貧賤政所以成道也我讀　白紫清前後雲遊歌尋眞訪道奔走凄涼使人酸鼻再讀其前後快活歌大道旣成消搖掉脫使人色飛　白眞人故富貴人棄去繁華甘受苦楚乃合至眞古人厲志如此豈非我輩之榜樣乎願足下細察僕老婆舌頭語如果有志大道口體之勞瘁妻子之饑寒斷不可動念也夫承當大道必須硬脊梁頂天立地漢

子斷非庸暗遝孯之徒懷道俗心跨兩頭馬可以
寄易輕幸偶而得之也僕自受上眞萬刦一傳心
印此身已如死一番相似從此看世縁恍然隔絕
矣故敢以身所經歴心所自得一隅之見滴血披
誠爲知已盡吐之海東苦無良友轉念二三故人
如此深至幸見采納區區寒溫常語揔不相關

再答馮開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爲靡人啜一盂而骨肉之戚暬暬相向者尚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桑之夫四方襆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啗人人各一匙亡不飽滿歡忻而去不飽其飯飽其意又遠近索尺蹏者索文字者踵日在戶戶限幾穿凡日夜涸蹶不倦者並是分我七箸耗我精光都無毛髮昫沐道民者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

緣斃而後已雖然令道民得據要津呼順風便可使此世界苦惱衆生皆有控告上帝不許也不佞兩三年來墮坑塹更深環以棘刺守以蛇虺罵詈在前圍織在後而道民處之恬然以閒暇對煩冗以歡喜對苦楚與境久而安之忘之每從大不堪時回光內視神氣轉暢而有少客見者驚異以此修持差有欛柄生受地獄死後地獄故應免矣三年杜門不越跬步袁夏甫土室王君公墻東僕頗近之猶尚閉戶見客操比兩君微不同耳足下方

却客謝方外人更嚴僕乃更薦王道人來此人有
異術而樸誠非江湖孟浪人也渠亦止欲一識海
内馮開之面孔而足無所希望也梁溪鄒彥吉高
潔絕俗文章雄峻書來勤渠欲以煙雨樓遲道民
業載慧山泉數十斛作供其意足取而道民復有
故人在楚黃欲過存之蓋不佞之古押牙也又欲
一往視江上聶先生且以八月盡出門先就西湖
與足下同看芙容幸爲道民設一榻子令海内齊
著眼看吾兩人舉止吾兩人終不可落落爲俗物

所窺弄其居吻人有九十毋實難足下何得無一言爲小人之毋壽元美百穀竝以長歌馳青鳥之使足下交情寧在此二君後聶先生之於延年駐景實有之不誑去歲奴子走烏衣見其兒子皤然老翁乃公朱顏若桃玄髮可鑑此足徵矣人諭詭之徒以其賣藥計阿堵物上藥費本不訾彼未得超脫尚自藉以延年那得不貴重人不好道求多於方外大苟方外人無辟穀術未免以口腹累人最黠亡賴者不過計取升斗耳便諱然指以爲大

盜盜亦或有之其機關手段亦何能有加于我上
大夫眞心學道者斷不可常作如是觀常作如是
觀雖鍾呂到門亦見麾斥鶴背上人千萬不肯下
來今人學道只是太聰明善趨避好分别有隄防
與方内方外人稍周旋而身常立於善巧方便地
略沾染便退步蚤掉頭不犯手不受人騙瞞不落
人機局政與人盟誓暗防其奸政與人圖成巳伺
其敗左眄而右顧口語而心維一生巧用心計討
覓便宜惟至眼光落地時手腳匆忙神識昏亂任

憑推盪一片餬塗要如平時聰慧伶俐了不可得平時小事何咱精明及到生死大事轉成昏憒良可哀矣古人云學道須學呆學癡癡呆以葆其光久之暗極而明圓通照徹伶俐以耀其智久之明極而暗昏憒沉淪斯理之必然者也商丘開信僞物而遂能齊生死言專一也古之至人勤求廣訪歷拜導師所師既多豈能一一而盡聖賢哉譬市駿骨拜贋致眞終身爲僞物詒弄曾不得秋毫霸柄朴誠之極聖賢憐之一朝而遇眞師便可了手

是不慧上願也用智設巧揀擇分別世人並然僕
寧以拙受訕笑哉足下槩詆斥方外人不少假故
自校勘精核然願將此意日從減少揀擇分別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道何繇了乎張甫君書已爲
致之取報書復足下候開府屬不佞校定補陀志
成附上覽政大道場書不宜草草恨不得善知識
爲之秉筆急欲借名賢爲重率爾代謨一詩自知
淺薄點涴方家倘有鴻章可速寄來以入剞劂足
下年來日苦貧至不能爲長郎受室乎東山棲久

蒲輪不來來使有道賢人間在曠野元美云　朝廷

邇來憐才之意蕭索殆盡痛哉其言太切足下雖

不少芥蔕當事者不得辭其責公亮又復棄置不

如是何以漸成否運乎道民飄颻入山惟恐不深

耳

鴻苞集卷之三十九終

鴻苞集卷之四十

明東海屠隆緯眞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與虞長孺

蕭寺山莊相距數武不日日過從此猶有太上之風焉道民論交海內不乏之乃神氣所脉脉歸往若惟知有足下一人也者則宿緣之說信矣豈浮黎大赤之上秩同班居同室夙稱椒蘭氣味者耶至

今日足下靈悟聖諦弟猶滞溺凡情儻念故民毋恡下筏不慧慕道好修經二十載外牽世緣内縛家累文名擅行竝作祟魔暫悟本心旋迷對境離合出入染浄刹那地獄天堂頃刻變幻每當清夜燕居念及無常悠游退惰前途不遠究竟奈何創艾忽來流汗被體自今春展轉沉思恍若有悟遂能掃除一切嚴浄身心此時甫稍覺入道可幾受教有地矣敬披露此衷仰惟鑒亮徐詧足下雅意亦似深屬念山民曩昔宿因足下故知之而弟不

悟也儻蒙不棄終惠教我導師之德如何可忘所
委藏書記業已脫草凡夫謦欬匪惟取笑有道亦
恐見呵山靈大加斧藻幸甚

與閔仲連

無極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氣也天地運化長久不毀者氣爲之輪理爲之軸也陰陽五行屬氣一屬於氣便墮方所便有成壞生滅故歸之於理理屬太極尚有滯閡故太極歸於無極至於無極無始無名無成壞無生滅天地混沌而開闢開闢而混沌是天地大物耳有成壞有生滅而此無極之天天地地者萬劫不壞何也天一物也地一物也無極果何物乎物則有壞不物則無壞也人頂

天立地有與天天地同久者有超天地不壞者與天地同久者仙也超天地不壞者佛也皆不外此無極也人得無極太極之理爲神爲性得陰陽五行之氣爲氣爲命性命本同而有仙佛分別者何也仙調神煉氣性命雙修以求長生卒之神氣混合性立命來而長生不死然爲其多性命二字多雙修二字多長生二字皆未免粘帶也故止於與天長久佛單提一性字見性明心以證眞空則并性字亦空悟字亦空得字亦空空字亦空無所不空

個圓一物不著一相不惟陰陽五行碍他不得卽
太極亦碍他不得不惟太極碍他不得卽無極亦
碍他不得形物不能累氣數不能干劫火不能燒
大水不能浸超天地而獨存歷萬劫而不壞以此
也仙修性命亦知煉神還虛從太極以歸於無極
而終是有性命意思在所以要其極至與天地同
久而止佛直截超脫盡打破神氣性命烹煉修持
堅固長生等字樣一絲不挂彼性何嘗不立命何
嘗不還而般若之中一無安頓所以不生不滅超

劫長存儒者于大地山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人民眷屬無所不黏滯所以止做得天地間一個好人而未免爲天地陰陽推蕩遷謝仙知除遣人間世萬緣而尚爲長生牽縛所以經劫長久而猶有報盡佛眞空之中一無停泊所以萬劫不壞此三教同異僕以爲的然不易足下修佛者佛必悟眞空乃稱最上一乘不求于悟而徒以持齋誦經禮佛爲公案以鑽研教典提撕話頭爲解託生還乾慧死則投胎豈惟不成大覺其去性命雙修之仙

亦遠矣蓋佛子大悟禪宗立超等覺何有於仙若
修佛如沒孔鐵椎增上我慢不悟不證蒲團上稍
得片時靜定便自謂事理俱遣能所雙忘而不知
一遇事觸物心如野馬狂象熠熠火起都無棲泊
都無依據顧安能如仙家以神馭氣以性求情金
木交并鉛汞相得結胎成聖了手由神工夫有欛
柄證驗有實際哉足下清貞善男子既辦肯心區
區之忠願效一得惟足下照詧幸甚幸甚

與王太初田叔二道友

僕居長安澹矣寡營蕭然髮僧獨可笑文字之癖日甚一日深入膏肓功德之水不能洗上清之劒不能斬婆娑含香曹務姝簡署中焚沉水坐南牕脩竹下正可調神御氣密緯潛修無端詩興撩人遣之不去騎馬道上手捉馬箠而心役萬境郎冰雪在地風沙彌空不自覺五鼓朝天入宮門顧見星月便爾蕭森身方與朝士趨蹡而趣已在西泠天竺上當其意得山河大地入眼俱空僕年四十

精已銷亾塞兌葆光長恐不及奈何虐使元神坐令凋耗明知其害莫能剗除何也嘗細答病根尋其起滅夫大慧不耀至寶不華五慾慾也文字亦慾也五慾近濁故爲愚夫所溺文字之慾近清故爲喆士所馳總之罷耗毒藥流轉根因一墮其中拔足難矣孔欲無言厥有六籍佛空諸相亦垂藏經神王發藻于大洞青童揚葩于玉書太上抽玄於五千西池摽情於四韻余讀楞嚴維摩神幻精光文心絕麗余讀丹經眞誥高華深秀韻語尤工

得道之人銷聲匿景身世兩遺游戲虛空土苴萬物而猶似不忘區區者若云彼寧渠意在修辭以包元氣載大道如是而巳夫意不在修辭卽凡陋蹇拙而可何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也必龍驤虎攫崢嶸其辭是猶不忘區區又況我輩能不濡首哉然而不可不戒也今夫嬰兒終日號而不嗄大塊終日噫而不傷純氣之守也至聖靈人從妙明吐華眞竅流響其神不勞其氣不耗嬰兒大塊爾文人藻士刳心以思役智以索思而不來魂惝怳

而遊六合索之不得意蕩漾以冥鬼神丹元君如
車輪然推而跬步推而萬里推而鴻毛推而眉睫
有不受傷者豈理哉從古文士竭一生之精力以
從事此道其言皆留永年而其身未免蚤謝坐此
故耳嗟乎丈夫墮地有此靈光上可證入無上歷
劫超塵次可修還大丹驂鸞駕鶴何乃空以其身
爲蠹魚即三食神仙字何益矣低回自度投袂而
起力驅此障去而復來是我輩之宿業人生之大
魔也僕於此時尚未見大損譬之小火熬油微波

泐石當其細微不見可患一朝耗盡何嗟及乎而
僕猶以此障雖重宅嗜則寡得喪頗齊榮枯並不問
機輕智慮心絕經營或以此不遂彫落亦危矣僕
受教太原先生每戒以彫虫小技障我本來而瑯
邪先生則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
葉脫當歸本根會須有時若早自閼結政恐萬寶
告成時更吐華萼將如之何夫瑯琊故文士安得
不云爾一劒而斷立收奇功後可以慮今日不能
自割從此以後皆可憂之時東君發舒華落葉脫

以歸正根上善也而境久戀則逾熟逾熟則難去
東阿昭明江淹鮑照春華爛然終其身不見脫落
而死最上遮須下沉冥獄冥獄因墮惡緣遮須亦
是鬼趣可哀也都水有言寧爲才鬼毋爲頑仙僕
則曰寧爲頑仙毋爲才鬼嗟乎僕巳而巳而恥與
東阿諸君伍旦暮借上清之劒矣足下清眞人文
章一緣與我同病劒借乎未願共圖之

答陸五臺司寇

往歲薄遊武原將訪先生靖廬一報謝生平國士之知且叅求出世之學聞扁舟方在苕霅煙水微茫間無處踪跡竟爾隻履東歸僅留一書武原之錢氏不謂逾年始達掌記猶幸終不至浮沉矣某自獻歲來杜門禁足匿迹潛光未嘗涉剡上跬步路即海內舊所遊從亦不敢輕通一字甘心退處於蕭閒寂寞爲世之棄物畸人日向蒲團上靜討白業調御身心緣久汩没世塵未能頓明性地然

簡緣遣累此中漸覺安閒似可進道所苦海壖近無善知識訪問叅承昏沉掉舉時時有之頃有道者至自衡山以老氏玄關一竅虛靜延年之理相授某行之頗有驗效中有此欛柄更覺蒲團趣長二六時中不生煙花昔嘗授教門下亦深知真人長生之訣與金仙無生之旨稍戾有為之法終非無漏之因但念既未到大悟大徹姑從凝神葆精延此已身可以究竟大事曇鸞菩薩求金丹于陶都水而通明先生亦大受五戒於鄮縣阿育王古

釋道高流未嘗不交修互訪政不必如今之講二
氏者水火戈矛也某年來叅同三教同處要其大
歸著爲一書成矣尚未敢以出示人者昨沈肩吾
一見印可以爲深得祖師言詮第未知先生作何
商量爾容負持虛懷以請某竊見先生眞心體道
慈悲拯物弘通應世震旦國中宰官居士深入羼
提三昧方今先生一人而已馮開之見處超然通
偉似持論太高頗少實際高明以爲何如先生以
一片菩提心普濟萬物功行充滿寰寓矣此行更

可津梁此世界究人天因證聖了道與他人冠進
賢徒取世世資積罪業者霄壤敢敬爲先生勸駕兩
沙門西還手勒此戔不覺覼縷惟先生亮在末承
示讀諸經次第發施弘多佩以無斁

與虞長孺道兄

南山雨月荷道兄開示提獎玄誨拳拳甘露灑心醍醐灌頂祓我凡情肉我白骨不有此番幾至虛生浪死苦海永沉道師之恩眞同高厚矣客久思歸匆卒東渡遂不及謝別靖廬爾日感念知巳寤寐以之四序往來萬緣起伏從往來起伏中厮捱猛覷流光迅矣有如跳丸世味索然眞同嚼蠟不必旁搜遠採古今無常即以吾鄉耳前近事觀之朝拜紫閣暮捻黃泉朋家作仇諸子朝露文敏之

祀忽諸士大夫又不聞盛衰倚伏之理究覩平等之法瞋如烈火怨結祟丘道民從旁冷眼覷之因嘅歎迷人爲無明纏縛無從脫離大可愍念即以回光返照何累不遣何念不灰世人作業轉深而我道心轉切今則猢猻布袋老鼠牛角計無復之惟有此一條大路二六時中澡身浴志日有翹勤省過思愆更增恐怖五鼓睡醒想昨日所行事檢點稍有不愜便生大惶懼汗流浹席即檢點都無不愜而惶懼流汗亦時有之徐而自解神氣乃稍

寧此似是求道太急之病蓋自某爲令時而已然
一日視事皇皇汲汲務施俸錢如干濟窘急如干
活人命如干雪寃枉如干有之亦懼無之則大懼
小作過則懼有時作善亦懼又何暇想陞美官營
家產及罷官放逸稍遊乎酒人然每至酒闌客散
愧悔欲死一夕火坑比明旦天青日朗賓友來集
意念暫寬興趣復發至夜復愧悔如初今雖長齋
持戒盡謝此曹禮佛諷經日修淨業而怖魔入心
不能頓却此可入道亦恐障道道兄何以教之古

德云學道勿緩勿急譬之調弦以凡情論不失之急則失之緩劑量調停亦大難矣頂門之針敬俟明眼九月入武林必執北面禮以見蓮池大師幸爲某致意焚香再拜發檝不盡願語

與陳思進督府

局三水使去曾寓一札奉候起居春盡某入武林與沈蓮池法師虞德園居士參訂出世大道屏居南山三月遂長齋持戒倏然髮僧人間世一切穠豔無常悉視作空中華第有　上事老母今春秋歷九十有八一女已嫁兩男未昏十月望且携長兒就室宛陵故太史沈君典季女仲子年一十六昏期不遠了此便是人間無事人矣龍蛇之歲同諸君子學道婁東稱北面弟子于諸君不精進而

退墮先後物故無成惟趙汝師與道民兩人在今
汝師復捨我去僅不佞巍然作魯靈光殿諸君後
此身之荷擔不輕矣十年以來内困飢寒外牽人
事亦復悠悠忽忽不見片段工夫民知懼矣一二
年來老景促迫身心洗如稍有竿頭進步意思似
是造物之不終棄余而婁東如綫之脉將有所託
乎言而及此民滋懼汗蔌蔌下矣先生都將相攬
事權道既得行功可及物時事大舛民不敢言整
頓匡扶賴公等在勳名既遂便可入此門中來益

卿先生高臥當穩矣不知其邇來修持若何聞累
有游於越禮洛伽意履綦竟未發海陵兩巨人益
卿與先生竝不佞知已不佞何能刹那去懷中交
廣多佳山水民深有意一搴裳往覩足下幕府以
毋老不敢行循此而上官惟有入京朝何從南嚮
若以兵曹尚書開府於越則伏謁轅門有期然此
非國家之福不敢為先生願之德園為貴門下士
學貫天人照隣層智道登上果名籍玉清故是再
來人先生為國家得士若此慧心天眼哉與民宿

有道緣今業結爲煙霞物外萬劫良友矣敢附以
聞寓書者爲遂溪令袁君時選天才秀朗器骨凝
峻與民稱文字交甚善出宰炎徼初試吏事深以
不習彼中風土是懼幸屬在幕府槖鞬下百凡望
推分覆露而卵翼之即如恩施道民顧明德大人
長者亦何所不厚哉南望龍光不任軫結

與張洪陽司成

夫世不乏英雄豪傑絕異之姿有非常之器揮霍踔厲高步遠覽辯彫衆形智落天地而不能自御其氣簸弄寰區驅走風雲而不能自調其神萬物役之陰陽推之生榮六合死掩一丘起滅轉遷總歸流浪世之所號稱鉅人與肖翹何異乎斯志士之大痛故貴聞道也古來得道者或閟影空山或遯名城市或積涸穢賤而領清虛之趣或身都將相而抱出世之心有無竝遣情境雙冥客有去

來郅常自若謂之至人則今洪陽先生其人也伏
讀二氏遺書嘗恨笙鶴不存金仙滅度玄珠難索
心印無聞乃不意當吾世而遇洪陽先生比來待
罪雲間亦嘗得與婁東先生周旋私其緒論矣自
念物有家寶道在我度攀緣造請空耗心神道不
在是卽省事簡緣請斷自洪陽先生始旣而又念
往從載籍中見古得道至人向風遙慕恨不得供
爨下掃除之役今業幸與此人同時踟躕退沮自
失清緣是爲無志以故往來胸懷未巳也而屬趦

汝師太史居恒言先生甚設亦謂如先生者不可
不早自通冀一聞至論拔其蓬心奈何對面而失
一有道長者彼膝行掃地者何人哉又許爲某介
紹令得叩其門墻太史之愛某至矣某是以氣結
腸回遂不能已某東海鯫生不幸失足雕蟲沾沾
自喜汀鮑徐庾幾負此生中歲頗得聞緒論于化
人翻然從火宅回頭大自創艾某爲人不設城府
踈暢忘機澹于世味似差可進道而聞見爲障自
迷本來頃從二六時中覺照磨煉亦旣苦心矣而

結習難除舊根難遣障蔽未徹性地未明石火浮
漚良足抱痛嘗默自校勘衆緣頗輕獨苦雕蟲一
障業染深重須思借上清慧劒力斷之未能漏泄
靈光耗損真氣害莫大焉上僅遮須下受苦趣蚤
夜念此芒刺可言太原則曰文字葛藤不剪將蔓
瑯琊則曰第令敷暢剝落有時夫人命短促俟河
之清浪死虛生大海一沫前期既失後劫難圖能
不痛矣先生了道丈夫應身住世若濟苦海寶筏
在兹某是用洗心皈依五體投地伏惟鑒其虛懷

不惢鞭影請誓皦日佩以終身小詩四章仰塵聽
覽某方戒雕蟲而復以雕蟲自獻可笑如此容圖
面質不盡拳拳

與龍君超

楚故多奇士不自意晩遇君超淹通鴻偉道器偉然何復論佔俾小技哉從古英雄籠罩一世才畧聲華照暎天壤貴在聞道風采横被六合而精光常發斂一身葢代事業悉土苴緒餘而立命歸根恒有實際事事物物咸擔當幹濟而心常超于物表立于事外毫不以粘帶畱滯于胸懐赴縁應會雷動飈馳過而撒手冰消霧散隨順逆吉凶苦樂冗暇喧寂炎涼境界泡沫起伏變幻於前而齊物

一如恒自安頓於恬愉消搖之鄉主張性命提挈造化而不爲嗜慾智慮之所薄蝕陰陽神鬼之所陶鑄此意惟軒轅神禹老子太公范蠡子房旌陽輔漢鄴侯諸人得之此外英雄翕張歛弄其所建竪非不偉然爲不聞道故遇物履境甘薌則易戀苦辣則易厭榮艷則易喜穢賤則易瞋安閑則偷惰冗急則撓亂多所粘帶多所留滯全少灑脫自在意思天下或蒙恩澤而自巳却無受用神采爛焉暐曄而精芒日被耗馳及其運數終窮容華銷

歟其生也經營萬國其死也跼促一棺黃土無情
螻蟻不仁寧肯念其英雄之骨而稍爲之作緣哉
無論卑卑者即如孔明景略藥師汾陽乖崖平仲
詎非振古堂堂英雄人耶乃其於性命大道竝未
得欛柄方寸馳走光靈熠燿有出無入有散無收
不斃不止世俗尊之擬於山斗若以得道了事丈
夫法眼覷之亦不過朝生暮死之類耳世之英雄
建一功則彌宇宙立一節則兀丘山我細校勘其
二六時中念不空寂意不端醇穢惡潛伏回邪隱

起其爲凡夫境界何限夫英雄人何可不聞道哉道有三教並懸皦日並開通塗而擺落灑脫則二氏爲妙英雄人得之其在顯達則可以塡定頓撼凝住靈光其在窮賤則可以恬愉凄凉修證道妙佛氏盡掃諸緣壹意空寂塵淨鏡明水清珠現圓通了悟立見如來性宗旣開命蒂永固一了萬了簡要直截信稱無上矣仙家雙修性命以性立命以命留性未免有階梯有門戶行工夫用術法於是有天地神人鬼五品天地人三元有內外二丹

內丹專主身心神氣陰陽坎離入門下手訣耑不
同總在我身無大懸絕獨所稱外丹一事寔有徑
庭主五金八石銀鉛砂汞之說者則曰草木之藥
逢春而長望秋而零自不能壽安能壽人惟金石
禀天地之精華與天地同悠久可以堅固形神延
駐光景聖人以法煉之服餌得道小則一人冲舉
大則拔宅飛昇一粒入口凡骨立換羽翼立生主
人身同類之說者則曰膠不補釜硇不塗瘡同類
易施功非種難爲巧五金八石非我同類潰腸腐

胃豈可服食服而延生反致促命往往而是惟陰
陽彼我靈父聖母混元眞一先天之氣與我同類
以法煉而服之結丹成聖度世寶筏升天靈梯止
此而已夫混元眞一先天之氣隱於同類之彼家
採而服之立躋聖位謂之香從臭出謂之火裏栽
蓮參同悟眞了了可證自昔上眞以成此道固無
容疑矣乃若金石砂汞烹煉服餌以天長地久之
物鑄吾金剛不壞之身亦理之所必有何可誣也
名山洞府古至人遺留藥爐丹井朱砂赤泉在在

有之流出人間可以驗其事之必有矣呂祖詩云
豈知還丹本無質反餌金石何太愚服金石而致
害此未得眞師烹煉之法而妄煉妄服渣滓之物
而傷生者也殊不知聖人烹煉金石還轉至妙至
于無中生有神化眞液何有渣滓何有潰腐入腹
點化凡骨立仙呂祖之所云及餌金石葢笑世人
未得煉法未知神化而妄服渣滓者耳或曰同類
是色金石是財財色求仙不亦遠乎嗟乎同類是
色色而不色本拔色根金石是財財而不財政絕

財源去貪去戀火宅清涼故能了道內外二丹總不外此心也其間作手口訣須俟面商難以筆盡南行計決請教有期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塲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砥升沉顯晦安意聽之鉛槧文字竹帛功名浮雲飛霧耳何足以入吾靈臺絳府哉昨署中聞君超言蒲團打坐神氣相守坎離交媾無毛髮益此語過也饒他外丹至聖至靈必須內修有得先立基址然後可以採藥服丹點陰成陽先了性而後了命先玉液而後金液也高明以

爲何如道不在多言多言數窮余犯道家大忌請
從此杜口尊公爲吏蒲團工課時時不廢校勘磨
洗深得要領仲氏顓慧素心亦是道門利根出世
大事不出戶庭可自相參印某復何言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掔結雲霞搏弄日月以鴻濛爲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乎灝溔之淵以求所謂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瑤草巨鼇負之無風而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攬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北斗落籍與天相畢矣此身長在蕭園而倏忽神遊萬里雖未即到虗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拈欛柄在我業已眞見道之要耿不出乎混沌希夷金木間隔寔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毋自戀若酒

在釀若金在鎔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模鼻孔通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知我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蜆所以忽變海鷗所以不下道民隱計初成了手可冀乃頃者屏翳爲告苴海告饑十室九空強者椎埋良家行乞村氓時挑苦蕒或斸草根而蛟螭猶然肆虐入春積潦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得高枕而臥長松大石則有攜雞犬入山谷最深處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才氣

無雙又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于公頤平居澄神養氣深計熟慮觀詧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立非常照耀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在僕不妨作摯伯陵龐公陳圖南矣僕之踪跡南不出太和東不出台宕公宅年角巾野服見訪乎雖不知我猶賞見之請以絳桃花下爲期馬師皇弟子馬貞白刀圭足起人病醫家之良聞且卜居就李足下幸善遇之卽不用其肘後其人故自雅流開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石否此君散朗

惜必精堅元美公遂出髮短齒落臣精銷亡矣奈
何舍淨業而走臭涂恐天下以瑯琊先生爲九華
山人進退安據此公曩被召僕嘗以書力阻其出
今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
能鄰庚要終須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
足下儻欲聞僕所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與鄧汝德少宰

先生抱道棲眞浮雲三事所謂天將以爲木鐸者耶五陵八百之期至矣楚衡陽有周孝廉光岳先生授道衡岳眞師修鍊成矣此公得見仙籍知先生在八百數内爲弟四人雲間陸平泉宗伯吳門管登之僉憲平湖陸五臺太宰吉水鄒爾瞻比部玆應龍沙讖周君之師爲金虛中翁此老六年前民遇之武林亦蒙授玄關一竅訣故知周君道先成師不必賢于弟子也周君累寓書登之民以八

月從嬰江過吳門而知之爲詳特以奉報門下願
言努力精進無負大事因緣民得衡岳眞傳而苦
婚嫁俯仰人緣未斷世念難空行持之功不能專
一僅僅闕竅開通升降交媾終未得打成一片欲
來洪都與先生一相叅印不知機緣定在何時右
武賢豪人禔身作吏暇日氷壺識人罔極離此大
寃民去秋在吳門聞報急下錢唐沂嚴瀨上桐廬
將直走豫章一視右武舟抵蘭陰遇趙符卿知此
君業已泝九江道皖城北去矣徘徊岐路計無復

之乃往括蒼訪湯義仍義仍使至自南昌始悉右武消息尋以民桂黨籍老毋憂念家奴來促歸匆匆東下獻歲欲西行念右武方繫長安獄不敢來省其家然何時能忘在原之義初聞報心憂氣結無可告語爲疏文一首摶顙關壯穆真君求其出神力拯援詰其祠下哀籲者半月今錄疏文及他爲右武作詩文數通奉上有道一覽聊以見友朋生平之義然既不能明子公如鐳向又不能赴臧洪如陳容空言何爲慙愧欲死徽聞先生推轂山

民若北海之薦禰衡不肖之人大負知己奈何幼安太史並未與民有半面而齒牙餘論謬及陳人未敢頌言為謝右武生還民擁褐西矣

生天

生天有路人奈何不力也世間凡夫往往謂已無宿根寧望天界甘心淪墮亦可哀矣天上眞官各有位次亦猶人世百司庶府上帝賴善人充天官以宣教亦猶世主賴賢才充庶位以出治人世進用之門不一夤緣之途亦廣或入苞苴或行請託故員常不缺人常多壅天上眞官位缺惟有道善人可以升補既非可以苞苴買亦非可以請託得故其位常多缺而上帝所望下土之人力行善道

以升補者其心更切也或人不肯爲善或陽善而陰惡或始勤而終怠上帝亦無知之何耳人而知此可不蚤夜努力甘心而自棄哉

積善

三教聖賢皆從積善立功而成即以道家言之謂神鍊氣非積善不成燒藥服丹非積善不效倘有罪過神明不祐雖知仙方爲之無益也古之至人置訣示方何嘗不載在簡冊極其詳明按而行之宜可度世而人不能者良繇利慾迷其心昏情奪其志善不能積而陷於有過神明不祐眞師不遇也抱朴子曰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

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紀者三百日也算者三日也余作省過過最大者易知最細者難察二六時中密自校勘痛自懲創庶乎過日寡而善日增矣古人云尸虫以庚

申日上天白人罪過必至夜伺人熟寐出而上天故學道者守庚申夜不寐使尸虫不得出余曰此說非也學道者必洗心澡行無過可白庚申之夜政不必守彼尸虫其如我何若積過不已徒守庚申防尸虫禁不得白其能常禁乎且上帝神靈何微不照縱無尸虫上白神之聽之其可逃乎人有戒懼而已

覽物

廣桑子園居匡坐覽物憮然而歎曰禽獸竝生於天壤間一爾乃大有不齊者何也騶虞不踐生草虎狼攫人物而充食麋鹿歷千萬歲蠛蠓朝生而暮死蛇蝎螫人則傷蜘蛛則解人惡毒牛豕癡笨無知猩猿輕捷警慧鴟梟夜出妖兇孔鸞文明瑞世蚓蛆形穢而藏糞土蟪蛄氣清而吸風露蠅蚊逐臭腐而仇芳香蜂蝶嗜芳香而惡臭腐蝦蟇盤跚於井坎鵬鶴翔翔於霄漢鷄鶩日入庖宰飫人

腹腸鷗鳧放浪江湖永免禍患不齊如此雖造物
者無心物類之取之亦必有故矣佛氏所謂宿根
緣業豈無據哉根善而善根惡而惡根淸而淸根
濁而濁根愚而愚根慧而慧根壽而壽根夭而夭
斷非漫無主宰偶然蒸出者矣或曰鳳凰鳥中之
聖卽胡不爲聖而爲鳳凰麒麟獸中之聖卽胡不
爲聖而爲麒麟曰鳳凰聖矣猶有鳥業也麒麟聖
矣猶有獸業也

沾沾文字

或問於滇涬子曰子劉子之心以道爲專知其所遺無所不遺知其所空無所不空將以妻子爲桎牿而形骸猶馬也顧柰何猶沾沾文字哉恐非少林闍黎西來之意也滇涬子曰余始固沾沾者乃今業劉心學道而猶然操筆而譚三才古不云乎嘉穀不華美言不飾余習之難挫也雖然夫言以明道固不可已也廣成子之居崆峒默而化寘洞而天弗及　黃帝膝行而叩之而始吐至道之論

徵　黄帝烏覩廣成子哉老聃爲柱下史掌周典
籍仲尼就而問禮焉後若不遇關尹子以大梴發
其洪音而留五千文以明道德則安知後世耳食
之徒不以柱下翁爲一樸遬知禮老儒哉孫登棲
蘇門穴中阮籍訪之與談竟日登無一語訓畣及
對嵇康則又發用才用薪之論雖數言寥寥乎藥
石千古矣王嘉隱東陽谷鑿崖穴而居棲神煉炁
返于沉昏而作拾遺記蒐括四荒剔抉靈祕葛洪
抱朴譚峭化書旌陽淨明弘景眞誥大都靑霞之

言乎余于道醯雞耳而偶有一得欲効芹曝於來
世雖材不逮古人乃其意則公矣雖然余且杜吾
德機安能弊弊焉日閙其心而以危鈴爲事哉

妄語戒

蔡邕謂平生文章惟陳仲弓郭有道碑無媿色當時已然況近代乎今之操不律者掊擊古人吹毛索垢無所不至而弘獎今人動多溢美大臣則人人皐夔臺省則人人龍比守令則人人龔黃將帥則人人劉岳布衣則人人巢許文士則人人班楊詩客則人人李杜緇流則人人能秀黃冠則人人葛許投贈之篇黃金為政譽墓之作白骨含羞昔人謂魏收穢史余謂今人穢文也余無私未嘗以

曲筆易人寸縑尺帛獨奈何軟面熱腸加以昏鑑居恒少浮毀而多浮譽人犯妄語之戒矣行當亦向 大士前痛加懺悔而焚其筆研也

文傷率易

余爲人疎淺忘機卽爲文亦傷率易不能沉思生平作卽千萬言未嘗屬草恒念文出太易故弗工試屬草沉思亦竟弗工與不屬草等耳始知性生則然人乞詩文應聲許之多不越宿稍遲則三宿脫藁矣余以出之易故不自貴人亦不貴余文然諦視之亦實無可貴也横見索者比於霝尨鑠敗鼓之皮而已而遺草多棄擲不收存者十不二三虛費精力可惜也余罷官貧不能具饘粥友人謂

余曰子生計蕭然奈何即欲鬻辭賦以自給不能
也夫士爲文者幸鬭奇賣名毋屬一篇閉戶下捷
游神八表務爲險絕數月始成人有乞詩文者多
却不許即許之動逾歲不出夫物以難得爲貴名
與價兩高今人以信口而索子亦以矢口而成求
無不應應無不速者奈何不濫且賤乎子能自貴
而難出人即貴子矣曰夫欲出而故難余以爲非
直道故不爲也始吾出易今不出矣今受戒於化
人矣

大義

儒者不可不通大義宋劉義慶作世說稱王敦字處仲或稱王大將軍稱桓玄字靈寶或稱桓南郡段成式作酉陽雜俎云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史官稱賓王以反誅司馬光作史帝曹氏寇昭烈是皆不通大義之過也

英雄豪傑鑒往懲弊立法垂防以爲萬世長久之
計往往防在於此而禍發於彼天下之變果非智
計之所能防古帝王所以保世滋大享國長久葢
以深仁厚澤滲漉維持不在善計巧防秦監列國
分據天下土崩故罷侯置守郡縣萬國隳名城殺
豪俊聚兵卒銷鋒鍉以一天下之勢弱天下之民
自謂可以萬世治安然而二世無道豪傑並起雲
擾鼎沸之禍乃起于斬木揭竿之徒周之封建歷

以八百秦之郡縣亡以二世謂封建為亂亡之本可乎漢則懲秦孤立而亡於是大封同姓封三庶孽分天下半犬牙磐石永扶國祚而尾大不掉如股如腰七國之變幾危社稷其後王莽竟以貴戚潛移漢鼎東漢監西京丞相專權釀成簒逆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桓靈不君閹宦用事公卿駢首就戮如斬孤犢而天下遂以瓦解晉又懲東漢同姓無權本枝衰弱以致疆吏擁兵操戈內向王侯拱手莫敢誰何于是假宗室諸侯王以兵權親王

更迺爲宰相彊宗弱末似可保以無虞而趙王倫
齊王冏成都王穎等各擁重兵互相誅夷篡弑煽
禍以致羌胡内擾中原板蕩神州陸沉唐人又監
漢晉同姓强大傾危宗國于是立府兵之制重節
鎮之權同姓宗室不復假以事任尉遲敬德得以
功臣猛將至於拳毆親王李道宗爲慮可謂深遠
矣然自彍騎一變外重内輕天下大權漸移藩鎮
中葉以後諸道阻兵叛命盡若敵國唐之天下遂
以四分五裂不復可支宋又監唐五代之季藩鎮

跋扈武臣驕蹇黄屋左纛無復以天下之共主乃盡罷諸節度兵符用儒臣以爲治及乎宣和京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國家曾無一障一候枝梧勁虜遂至奔亡文丞相陸秀夫諸公再起再蹶竟以不救則武備太弛官兵過弱之故也嗟乎上下數千年治亂興亡了然指掌大都監前事懲覆轍意料隄防長慮卻顧而禍變之來悉出於意料之外而隄防之所不及蓋自有默定之數存焉斷非可以英雄長筭永保無虞也而古今國祚周家最號

長久則不恃智計之深遠而恃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周公累仁世德之綿長也有天下者其念之

鴻苞集卷之四十終

